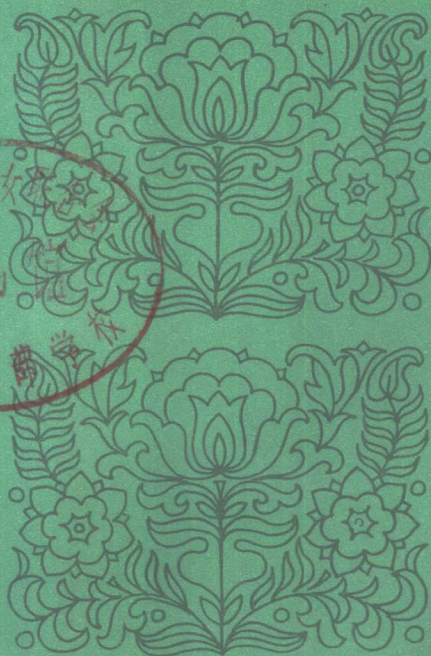




〔苏〕 马克西姆·施特拉乌赫著

主要的角色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主 要 的 角 色

——扮演列宁的创作回忆录

〔苏〕马克西姆·施特拉乌赫 著

李邦媛 王守仁 胡诺珍 译

瀚 波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МАКСИМ ШТРАУХ

ГЛАВНАЯ РОЛЬ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ОСКВА · 1977

内 容 说 明

本书作者是苏联著名演员马克西姆·施特拉乌赫。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在电影和戏剧中塑造列宁形象的创作过程和当时背景，并着重总结了自己在舞台剧《真理》、影片《带枪的人》、《列宁的故事》、《列宁在波兰》中扮演列宁的创作经验。他主要是电影演员，但也经常演舞台剧，所以在本书中也比较了在戏剧和电影中塑造列宁形象的异同。作者用创作札记形式写作，文笔生动，资料较丰富，对我们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会有一定参考作用。

主要的角色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8 $\frac{1}{8}$ 插页: 6 字数: 19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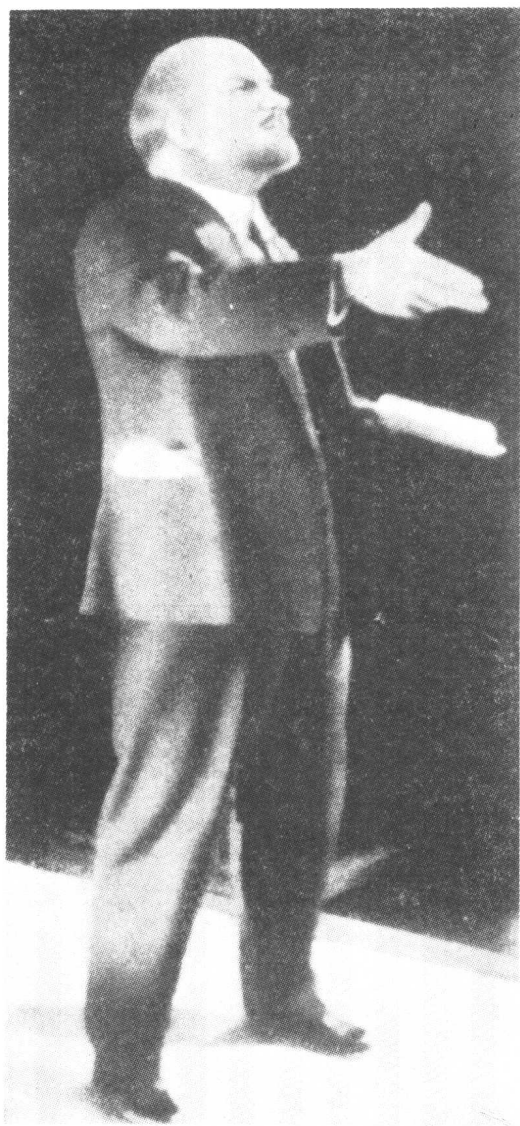
1979年12月第1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500册

统一书号: 8061·1366

定价: 1.0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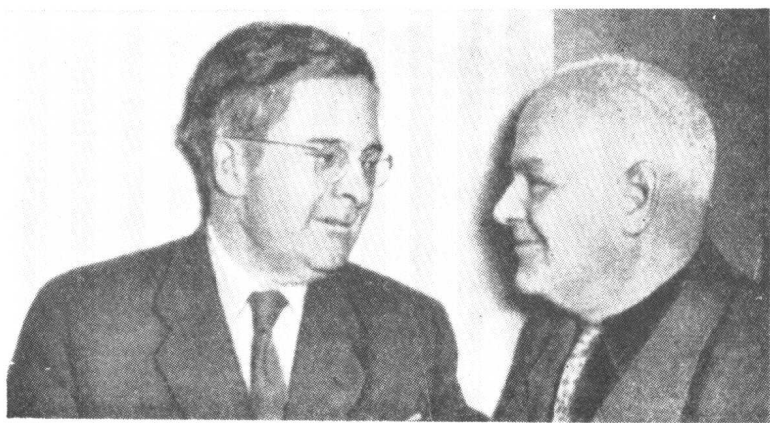
1937 年在革命剧院上演的舞台剧《真理》中扮演列宁



在《真理》一剧中扮演列宁



在《真理》一剧中扮演列宁



施特拉乌赫与《真理》一剧的导演彼得罗夫在排演中



1938 年在影片《带枪的人》中扮演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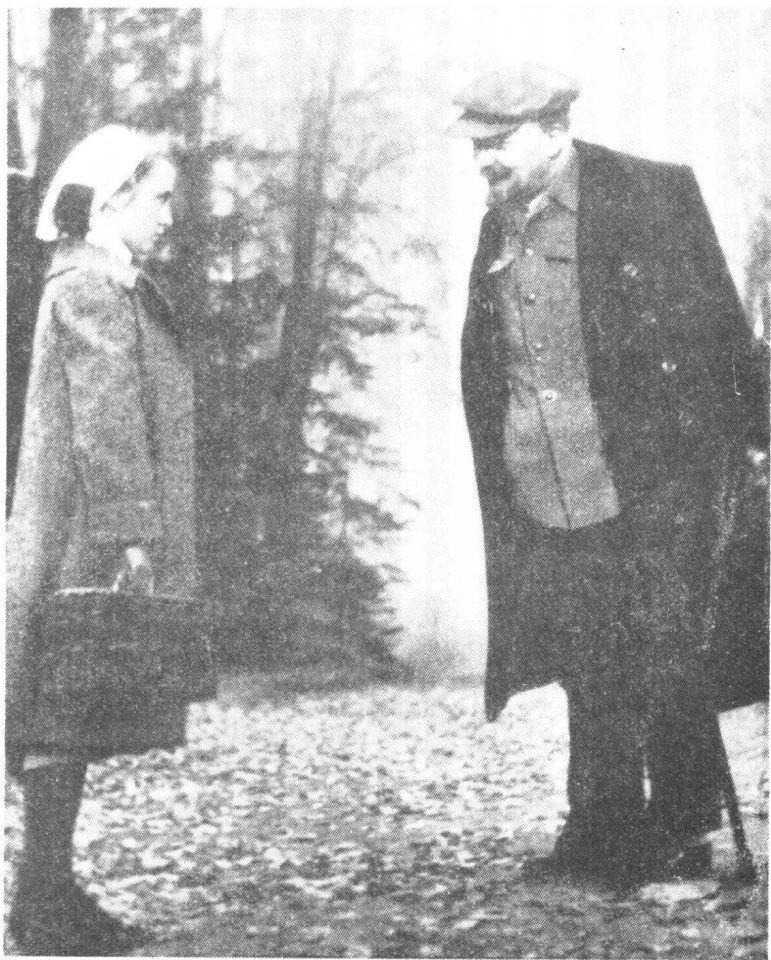
在影片《带枪的人》中扮演列宁



1950 年在小剧院演出的《难忘的一九一九年》一剧中扮演列宁之前



1957 年在影片《列宁的故事》中扮演列宁



影片《列宁的故事》中的一个镜头



晚年的施特拉乌赫

目 次

舞台上的列宁.....	(1)
银幕上的列宁.....	(78)
往后做什么呢?	(101)
又扮演列宁.....	(113)
再一次扮演列宁!	(162)
要爱护形象!	(244)
译后记.....	(256)

舞台上的列宁

《真理》，1937年

“喂，摘下眼镜来！”

人们常常要求我讲一讲，我是怎样创造列宁形象的。大家对这个话题总是兴趣盎然。既然如此，就得试着回答一下。

事情的开端在我是出其不意的，甚至是离奇的。

我工作的单位——革命剧院的总导演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①一次在后台叫住我：

“喂，摘下眼镜来！”

“干吗！”

“摘吧。摘吧，别怕。”

我顺从地做了，抬起近视眼望着他。

彼得罗夫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好象第一次看见似的。他左右打量我，忽然象自言自语地说：

“说不定还行……”

“什么还行？”

“不，没什么，没什么。”

他说完便走了。就这样……

① B·彼得罗夫是苏联电影和戏剧导演，导演过影片《暴风雨》、《彼得大帝》、《库图佐夫》、《钦差大臣》等。——译者

这次谈话可不是有点离奇么？不过我不太惊奇，因为在剧院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话听得还少吗？因此我对这瞬间的接触并不在意。

事实上我同彼得罗夫的这次“离奇”的谈话，可以说是我整个创作生活中一个最重要阶段的开端。

远在这次谈话之前，剧院里就在传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消息：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Л·凯尔任采夫把我国优秀剧作家А·托尔斯泰、特列尼约夫、А·阿菲诺盖诺夫、В·维什涅夫斯基、Н·包哥廷、А·考涅楚克请去，建议他们参加一个内部的剧本征文：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这一重大节日创作剧本。他还表示希望他们试着创造列宁形象！确实，既然要反映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没有列宁呢？！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但当时在大家看来这真是一个难以置信地大胆的想法。大胆得近乎“轻举妄动”了！

我们剧团激动万分，忐忑不安地期待着……

这个建议起初使剧作家们非常为难，甚至十分害怕，下面就是他们的自白：

考涅楚克：“起初这看来难乎其难，以致我们都下不了决心去接受任务。”

包哥廷：“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似乎是无法实现的……我们这些文学家都很害怕，觉得要着手描绘列宁几乎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畏惧，信心不足，胆怯，惶恐……但愿我们不要被这些字眼吓住。胆怯也可能出于虔敬。一接触到列宁题材，就激起艺术家的创作激情。

考涅楚克描述的情况颇为有趣：“……剧中必须出现革命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这使我激动不安。最初我内心斗争了两个月，总觉得这不会成功。当我把自己的疑虑告诉

演员们时，他们要求我：‘如果您写话剧，那可以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放在剧终，但不要讲话……’

我就抱着这种情绪前往列宁格勒，准备寻访十月革命期间见过列宁的工人赤卫队员。

访问时，我向他们说了未来剧本的提纲，谈了剧本征文的条件。

我们差不多谈了整整一夜。工人们激动地讲述了那些鲜明生动的场面。告别时，一个老铁匠问我：‘你那剧本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不讲话？’我答道，列宁在剧终时才出场，不讲话。

‘不，作家同志，您要这么办：让我们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

‘怕写不好……’

‘我们晓得难写，不过既然政府委托了你们，就是说它相信我们作家的能力。你们可不要辜负这种信任。写吧，要有讲话。’

就这样，朋友们出的主意是：

‘……要写出列宁的形象，可别讲话……’

而工人却提出不同的要求：

‘……既然政府委托了你们，就是说它相信我们作家的能力。……写吧，要有讲话。’”

剧作家展开竞赛

尽管疑虑重重，剧本还是陆续写出来了。

不出所料，写出的剧本各不相同。

根据这些剧本，哪怕仅仅考察一下剧作家们的创作胆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何增加，也是颇为有趣的，虽然问题不仅仅在于创作胆量，而且还在于艺术才华以及创作成

就。

阿菲诺盖诺夫和维什涅夫斯基的舞台剧本，很遗憾，是不成功的。A·托尔斯泰的创作也不顺利。所以我们的评论得从H·维尔塔开始。他的《土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但列宁在哪里呢？没看到。剧中运用了“间接表现手法”，只让一个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农民代表讲列宁。这种手法自然有存在的权利。但对于直接处理列宁题材来说，这是不够的。

特列尼约夫的舞台剧本《涅瓦河畔》虽然让列宁出现在舞台上，但是……没有让他说话。这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任务。而考涅楚克却在《真理》一剧中，大胆安排两场有列宁出场的戏，还为他写了台词。最后，包哥廷在《带枪的人》一剧里，使列宁在三幕写得精彩的戏里出场。包哥廷长期在《真理报》当外勤记者，练就一身能征善战、精明干练的本领，还掌握了丰富的生活知识与专业技巧。我想让他进行这种创作试验是很合适的。

请看，我们的作家们的创作胆量多么不同。虽然剧本征文在数量上“收获”不多，其意义却很重大，它为戏剧中的列宁题材作品定了“基调”，奠定了基础。我想说在前头：岁月流逝，但对列宁题材的这些最初的探索却永远不会泯灭，至今仍然意义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迄今还未被超越。

当时包哥廷与我们剧团的关系搞得不好。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剧本。事实果然如此，他的剧本“落到”瓦赫坦戈夫剧院去了。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早就在考涅楚克身上打主意，他同这位剧作家在创作上比较接近。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真理》这个剧本，彼得罗夫采取了主动，因为每个导演都认为，组织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纪念演出是自己的莫大光荣。因此，在这“一局棋”中，考涅楚克的剧本终于为我们革命剧院所获得。

剧本在剧团里通读了。

随之而来的是这么一个主要问题：选谁扮演列宁？

这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就向我坦率地说：“记得吗，我曾请您摘下眼镜？当时我仔细看了您的眼睛。我是在暗中检查，看能否挑选您扮演列宁。那片刻我作出了最后决定。在这以前我也考虑过您。我暗中观察过您导演话剧《最后的人们》，看到您怎样生动地同演员谈话，怎样跑上舞台，看到您严肃的神情中始终交织着幽默……我象密探似地紧盯着您。做准备吧，您来扮演列宁！”

我简直目瞪口呆。记得我当时甚至笑起来，因为这个建议在我看来不切实际，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是轻率的。怎么，这是闹着玩的吗？是打赌吗？

谁会有这样的念头啊？！

“我！”彼得罗夫反驳道。

我曾经对镜自照。根本不象，一点也不象！不，不可能！完全是导演心血来潮！

有时你会读到这类记载：演员自己怎样梦想扮演列宁，怎样逐步准备。坦白地说，这样的时刻我是没有的，我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打算。就是当1927年我在爱森斯坦领导下参加影片《十月》的导演小组，负责挑选一个外貌象列宁的人并训练他扮演列宁时，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演列宁。简言之，产生这种梦想的任何根据在我身上都是不存在的。

这完全是彼得罗夫的建议！我至今认为，正是他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大胆精神。

正因为如此，首次公演以后，我认为把我扮演列宁的剧照赠送给他，是我神圣的天职，照片上还有如下的题词：

以衷心感激的心情献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我能塑造列宁形象，全靠您大胆建议和帮助，在这方面